

山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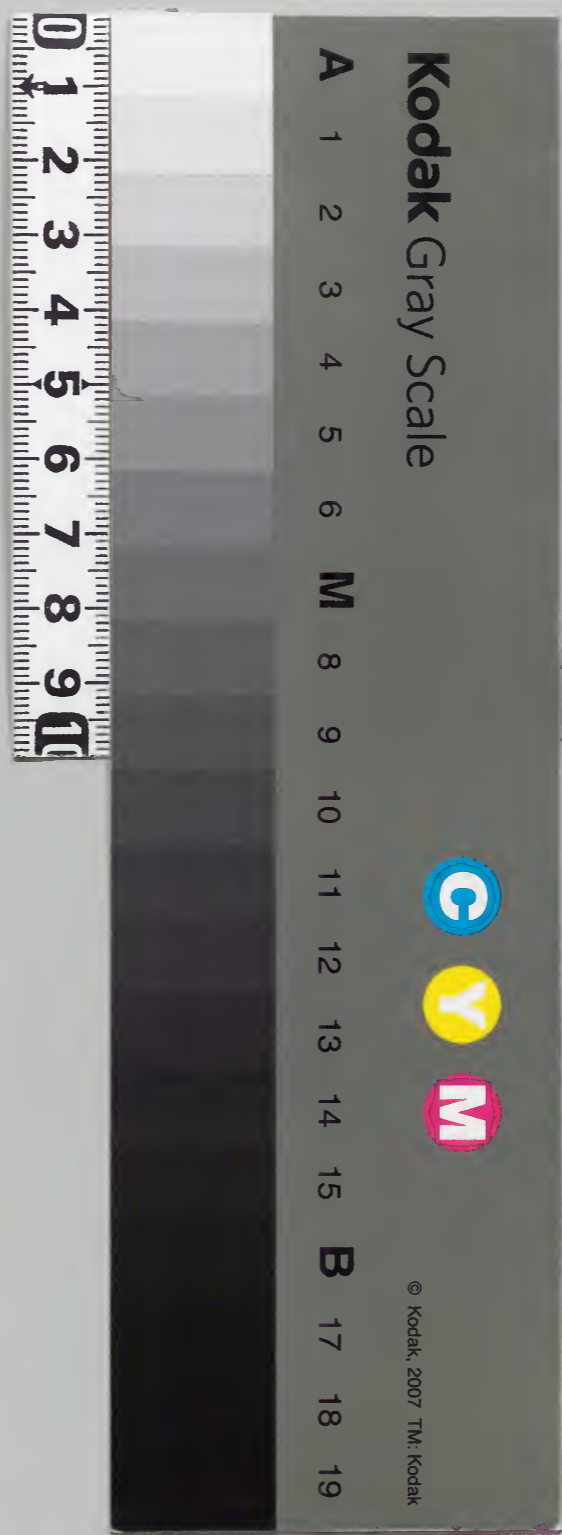
二十一之五

字説
書
題跋

漢書門類	一〇二三〇	七四	八	六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類	一〇二三〇	六	二	三
類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30
冊數	6 (5)	
函號	315	99





全列黃又音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正集

字說

洪氏四甥字說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
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
明芻炎羽其友為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黃庭堅
為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
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
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由

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駮耳之駒一秣千里銜
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驂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
不知場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
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珉石共
盡和氏之璞王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
蓋火不炎無以知王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
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
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繫於秋天
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
之字曰鴻也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
可知者也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

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學
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
人執柯以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晁氏四子字說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况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目
與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願自求
口實內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
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頤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
知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知
臨者可以端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
徒貴之而已乎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

思波流衮衮萬物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况物不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其志於海也蚤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邪君子崇德以競時樂思無期忘其髮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曰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說

陳氏五男子制名以五行之物始於天一生水而止於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而成歲之序曰崇居中孚人以智仁禮信義婉夫而字之豫章黃庭堅曰君

子之名子也以德命為義於此合矣故為具其說易大傳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周萬物而不遺智之德也欵極高明故智言崇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之安宅人有不顧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周官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天產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焉無過不及而一要於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禮言中易曰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疑及其孚也異物敦化故信言孚禮曰君子之所謂

孝也者國人皆稱厖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
務本時措萬物之宜而已矣故義言宜雖然之五物
者故參相得也播五行於四時其治不同同歸於成
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於內視反聽克已
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乎
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
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為百
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
也這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土之守也明此二端三
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然欲求深則去本遠用意
過當則善失真吾生也有涯用以隨無用之知智之
敬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仁之過也嫂溺不援
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兄離母而
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易溺君
子所以疊疊焉為夫節會肯綮又如此也天下之道
術未有無當於五物待是而後立者其惟好學乎

訓四從子字說

梗柎豫章之樸斲瓊以為器其本質美維匠之師字

元明之息樸曰匠師一人基德三人受祿常棣秀於同枝燕兄弟之思字覺民之息棣曰思燕狂狷可以語極與仁同質其歸無咎近天子之光字天明之息極曰無咎札去千乘之國仁滿天下仲尼嘉之書延陵季子字知命之息札曰季子

陳師道字說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已我琢為萬乘之器維求王明我則無師道則是我其師道者印水而為波高明一路入自聖門觀已無已而我尚何存夫以萬物寂寥法窟伏興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竅是謂要妙噫來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觀萬世

未有困於母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書文章滿胛士之號窮屋瓦無牡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為牖不病其傾維有德者能之病其傾一作傾

文安國字說

恒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雨將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盍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族庖之刀是螳螂用其才者也事是君為容悅安社稷以為悅揭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冢疲於世故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一 五
皆投戈而受命矣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
恬以爲當然吾欲莊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疾
藥與不同量者爲有方者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于
櫝中與不同量者爲無方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
危之始也女巧組繡雖若雲藻衆雌而無雄者也故
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爲則剛氣之弱
者不從於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
觀弓馳以此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爲無眵
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云予室翹翹
予尾脩脩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不徹隨流
而善埤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

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說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黃庭堅謂之少
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
者也時命繆逆故熙然與造物者游此其於禮義君
臣之際皂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
退故築其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曹何足與談大
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
適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
庭者三月寧僨粟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己矣
知迹之不可以得復知斲輪之妙於乎其學也觀古

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於濠上之魚絕意於
卸人之斤知死生下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
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
神干越之劍而不試游發矚之及而不見全牛弄習
於垂涎之蟻得計於伏涿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
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澡雪於塵滓之中蟬蛻
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
履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
四顧徘徊則萬靈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
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說

余弟安世之子壻曰國經其友字之曰敦常經則常
也於義無所發明爲更其字曰端本而說之曰天玄
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古者爲屋無不面南冬夏無
不得宜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國中九經
九緯九涂九軌蓋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
成文也忠信以爲經義理以爲緯則成文章矣易大
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字經曰
端本古之善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張光祖光嗣字說

張公載之二孫其仲曰光祖其季曰光嗣皆好文學
其季與山谷游事賢而友仁可好也其仲因季而與

山谷通書而問字於山谷山谷曰古者公子公孫能世其家者以王父字為氏今公載之二孫皆賢故以其王父字別之字光祖曰載熙字光嗣曰載暉又為之彰其說古之人以為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在於它在加之意而已易曰君子之光有暉吉夫克實而無憾則其光有暉矣故字之如此念祖不熙則責之學遺後無暉則責之行予以強學力行貴二子它曰不使予為不知言可也

周渤字說

輒奉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澥所以能無不容唯其深而已傳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德

人之事崇也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而已拗堂之上覆杯水為置杯則膠矣未嘗鉤致已之深遠安能通天下之志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無它為盡已之學而已

楊槩字說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衡而五量受法為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為之師槩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情不能無然也由龠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與之家皆責羸焉彼安能以不欺維槩也中

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逃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鍾鼓宮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吾子強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鷄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罅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技距乎能與群狙爭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位坐作不得頑癡

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科簡蔬茹留精黜捕
鬻肉法欵方膾魚法欵長起漉如截肪煮餅深注湯
和糜勿投醯醢日晩用薑葱溽不欵焦旋殖不欵黃
飯不欵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
薈芼生熟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撩髮滌指舐杓嚼齧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枚拭
蠲潔寢匙覆琬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牡牝
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
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爲黃紅螺蚌光按藍杵草茅蒐
橐早漿腴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
之役資亡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闕閑護

已尚三復之

錢培字說

歷陽錢摠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
黍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
我宗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蓋取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
培誓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
說之曰培者深根固蒂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
成之時忠信以爲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
人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實方實阜實堅實實好以
見其有秋也螽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

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微故踐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茂也達其疊疊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唐節字說

唐節字守之曹公子臧曰聖達節其次守節其下不失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當公子負芻之時諸侯欲去負芻而立子臧子臧曰爲君非吾節也去而奔宋旣定曹君也自宋復歸於曹盡致其邑而野處作人若子臧可以無憾矣

田益字說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言之長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且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石使予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於直者也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此直而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爲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觀之

黃育字說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田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爲名唯渥求之得今頤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歿以諱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日懋達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疊疊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

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育苗也達於梁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於天地之大蓋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羅中彥字說

延平羅中彥問字於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願遂教之黃庭堅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憤憤我

無事為叩之即與為賓立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
 死生之類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
 不可名無中無徼以其為萬物之宰強謂之中知無
 中之中斯近道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為莫耶其
 成果莫耶矣人也破世俗之糾纏自躍於造化之鑪
 曰我且必聞道化工於我何有焉鑪鍾之柄安能禦
 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
 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
 知其他

元勳字說

河南元氏世典名教仕不得軌

一作其宗盟不

著大儒之效生子嗜學有彬鶴游于鶩昂昂不羣
 乃翁祝之曰其受命于先君子闢揚墨以昌斯文散
 齋七日致齋三日而席之曰勳則問字於太史氏太
 史氏曰懷道者不爭羸寶若龜王進道者不觀歲行
 若日月有居成功之心則不達自智而教不能則不
 達故三釁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度土
 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沐啟
 呱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暖姝以一聞焉是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弗容
 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誠有
 之今則謝之矣請謹斯言歿而後已

宗室子沆子沆字說

宗室子沆子沆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沆者風與水相遭不期於文而成文者也君子之文若是故字子沆曰長文沆者天地清明之氣及物而成澤者也君子之澤若是故字子沆曰彥澤長文彥澤故東平侯景珙之子景珙學問琢磨能下師友雖風旨動於眉宇左右趨之而折節由禮類矍儒寒士視其富貴無以自多知尊於萬物者在此不在彼也長文彥澤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之美故因字而告之尚其能似之

李大耕大獵字說

東川李任道名其二子曰大耕大獵任道務學之良師求益者之畏友也以道耕而困無積粟以德獵而庭無縣肉故用楊子雲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者為之字任道之命其子不在於富貴顯而在於道德可謂父父矣涪翁字大耕曰無息大獵曰無待而說之曰咨爾無息惟日行其所聞如恐不及咨爾無待不可道於人之前者身弗行也然後可謂子子矣

宋完字說

夔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葷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人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

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
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
井之囂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
札子藏不以國挫志秦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
搢紳先生于今尊之夫智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
而威不言而信摠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
能當其鋒者矣而况市井之囂曲巷之好頻頻之黨
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
不迓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覺民對問

弟仲堪温恭而文好學之氣方愛日而未倦也庭堅
字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強能
任之謂堪聰莫宜於反聰明莫宜於內視強莫宜於
自勝古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能自勝已然後
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
也吾將以此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
而忘食聞之則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
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
善琴何自而手與弦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
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自比於先民
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民曰詩云思無邪思馬斯
徂其斯之謂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全璧字說

長林全君璧問字於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
 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
 也體圓而性剛人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賓也
 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
 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
 蒸而為善不至於姦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
 孝之粹也傳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於學魏鄭
 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倦此
 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
 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卹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

曹之存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玉德者也
 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
 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
 為物似溫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粟也是以君子
 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子為
 之言

侍其佃字說

戰國時風聲氣俗之陋也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
 不如遇合涪翁改之曰農當力田有時乎逢年士當
 事道有時乎遇合故字佃曰仲年

晁深道祝詞

後名詠之
改字之道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深道
 聖學無蚤與其闢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聖人行深
 道時照蘊處空萬物君之魚涔在淵深則不獲并有
 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利者賈世守
 者為宗宗其一家出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
 者聽焉窮則帶索達則華衮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下令日冠而字之孟氏曰
 其仲曰麀字麀子西字麀次西咨爾子西孔作春秋
 當一王法文成致麀啟迪後覺一角儀儀游聖賢
 出於西狩爰瑞聖功疑若可羈豈其犬羊謂予不

視經卒章咨爾次西孟孫得麀授秦巴西歸而求麀
 與兒女嬉曰子不忍其母既子之美荷戈逐之頃也
 以傳其子樂羊殺敵忍怨不深啜其子之美三軍推
 鋒卒取中山魏侯賞功而疑其心人而棄本效我以
 忠及嚙與同賈子求通子是以知巴西之罪賢於樂
 羊之功昔在孺子生芻一束少長卑薄之域躬此盛
 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死不悔以持刑平先民載
 德以篤後慶爾尚對於前人緝熙爾姓惟爾東御厲
 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旦恐其似我終身為惡頌
 其不已若彼饕餮亦包終身之羞而無一日之樂
 耕而鹵莽爾苗則枯耘不竟草秋穉滿管爾藝其禾

天不能忝惟爾東鄉日篤于孝母慢游是好悖爾詩
書以迪有造俾磨與魔是則是效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書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上東坡先生書

某再拜某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
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
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悌博約後來立
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
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無而閣下所蘊海涵地
負此特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

而晚進之士不願親炙先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
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願日暮計
功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淺陋自是已無好學之志訑
訑予既已知之者耳某天幸蚤有聞於父兄師友已
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幙下則以齒少且
賤又不肖耳知學已耒又為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
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幙府
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
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
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
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固有數似

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畧去勢位
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愷悌素處何特不可
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
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
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互何如哉詩曰既見君子我
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
何如伏乞為道自重

又

某再拜自往及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且
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如聽浮雲之

去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恐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茶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憂欽仰公擇莘老頗嗣音否師學詩語氣益謹嚴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此以職事在山中食筭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此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意人莫如公待我厚願為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

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教神明其相之四月六日某再拜

上小蘇先生

子由

某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年矣宦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沉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媒欲踈之不能忘雖形迹濶踈而平生咏嘆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彷徨塵垢之外樸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萬金

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沉簿領，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叅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筭，率職不怠，懷璧溷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故不自量菲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疎親，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疎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病呻吟，仁者哀憫，秋令不審，體力何如。伏惟萬福，願強飯自重，不宣。其再拜。

見張文定公

雙井黃某再拜獻書致政宣徽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綠竹漪漪。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惟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覲深，有威其潤澤在下，其光輝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共推閣下道尊德貴，載之從來，飯糗糒樞而山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闕學文章，冰銷彼已，惟道以為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如川之發源，某貧無行義之儲，不見以數於時輩，無以為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與自信甚篤，嘗與深識士大

夫咏嗟盛德相講勸以為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
於門墻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僭
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頓呻得
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
其實操豚蹄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
來東壁之餘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俯以聽
命不宣某再拜

答晁元忠書

元中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
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怨鬱然類騷想見足
下豈弟於學問故須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

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竟
民即以奉寄迺已未書及詩傾囊竭管不秘金玉悉
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元稱許愛而忘其醜欲
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
爾徃多故不作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
映發心不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
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
爾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
昨所諭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爾苟志於仁矣其餘
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
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

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非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為如何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重不宣

與洪甥駒父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釋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為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鈞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書最既以立家為

爭榮及手足為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

黃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為問九舅白

又

所寄釋權一篇

詞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

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

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又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日所作至父倦殼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謾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為致意寄蜀紙茶托多謝何須為尔烏田馬牙一百謾

寄書大字縣手書勿令歌斜失威儀乃佳耳

與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暎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咏嘆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辨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

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又

比遣李楸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眩意
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
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
一經知古人閑揆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
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
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
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
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洪
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
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
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帨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
甥輩有可以追古人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趣
席千萬強學自重

與秦少章觀

頃兩見少游皆承在天壽前自外歸及承見過相待
甚久惜不款晤也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駿二可喜某
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
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
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
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

得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辱惠教審安勝為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羹食則形於籩豆并車則驚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為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乃盡之

與俞清老

三十年不通寒温邂逅得面慰喜非復常理薄於官期行李匆二終日遂別唯耿二耳清老根慧韻勝已耳有退聽邊聞之功加以師友問學當於古人中相求耳游戲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正當滴水滴凍爾須詩文意求之故紙中類是戲論不足傳更不錄去今寄此數篇結般若緣幸時觀省惟莫不捨鼻繩好看水牯

與潘邠老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肖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爾思欲弄舟風烟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蠶自纏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惟強飯自愛

與潘邠老

某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辭頓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竦愧竦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常弒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曰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碍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又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為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况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况此舉棋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為問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不超於其蚊睫已磊柴於甬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其得職耶邠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懟而殺身者聞者未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
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日中當必
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十幅送矣若尚能少留今
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又

某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
得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
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服也晉主夏
盟而予楚非所以為盟也然其勢不得不與楚司馬
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
壺飴從徑而不食也舉足以為原大夫所以令君知

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
斟酌也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
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
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
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以講學
為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啓

又

平居極欲奉欵曲而出入公私事亦相尋來終日不
了眼前以此中休窮年音問不通雖交舊間頗相委
悉無簡賢慕勢之嫌然亦自覺俗狀可憎也辱教獎
借太甚加以恩意存問老少知公見愛深也願鄙陋

何能有益左右萬一其言過稱不敢當其臭味同者
切喜此道有攸助爾所惠詩卷疾讀數回詞意相得
皆竒作也自頃未嘗得見筆墨緒餘不謂公已能至
此欽歎之未足此心此文乃如明月夜光終不可掩
豈待不肖推挽然願公終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使長
者知公不徒為言而後生有述焉此報左右之勤愧
客至草草

與王立之承奉直方

辱教審侍奉熙慶為慰雨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
為俗士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為佳作
欽歎欽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
唯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咏吳生畫云畫玉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
要於前輩中擅場爾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蒲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與徐彥和

再拜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
專人辱手誨勤懇審監郡草偃風行又得從容於文
字推惻怛以惠鰥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
才高位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惠示
壇經牋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徃徃不護言行
斯文之作實不虛費翰墨若欲究竟茲事更須退步

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爾謹奉狀臨書懷想

又

頃首前附隆慶人拜書當已徹几下自頃多病不能
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甚辦內外蘄蘄點吏
無所措手頗甄別官曹人物精確定不使玉石俱焚
也所寄詩文又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丹
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浣刀筆之塵
也未緣叅承惟有懷想不宣

與景温却運

再拜伏蒙賜教勤懇感慰無量冰雪寒冷不審按部
所止台候何以伏惟強旃渥息文武能否皆效於前

解寡得職神明相之動靜燕譽尚阻叅侍臨紙復仰
伏祈為國自重謹上啓

與人

前承諭作水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
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
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
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深嘆惜以為明言凡作序
引及記為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尔足下深諒之

荅王觀復

承問所以尊名者輒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木
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時已觀其復矣比來嘗苦心痛略無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字之意如此

答陳敏善

陳君足下因江季共辱書勤懇然牋敬逾禮見處以夫人行則不敢當往在場屋與喬卿同年年相近故相視為兄弟實以夫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與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為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難之不

能為鵠材不足故也若不肯之才又安能及此豹藏於南山之霧而文章為國器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惠別卷詩詞意清麗讀之使人亶亶足下年少方日新而未已也他日不肯方當望奔軼絕塵而歎耳河出崑崙墟雖其本原高遠矣然渠并于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于四海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為友增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暑雨方作淮南已卑濕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萬福季共來趣報書匆匆才能作此記

又

奉親趣官期得侍奉恨不欵然望見風度蓋已使人

意消况聞諸餘臧否人物之戒謹當奉以周旋為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大雅之為人謀至深遠矣立祭於前坐倚於衡何日忘之時節寒冷勤加調護省思慮可以已疾陽德之亨願君子受祉敦厚風俗小詩婦賦高明以見傾倒之意

荅知郡大夫

再拜啓霜氣日嚴伏承尊候康和慰喜無量奉賜教曲折憐問感服至深家信上煩願旨愧不可言蒙誨諭意思不佳三界無安愛為根本惟洗心於道者不受纏縛不審頗觀佛書否若於此有味即能化煩惱境界超然安樂尚阻親近輒以食片之美獻諸君

荅曹荀龍

辱書勤懇感慰承奉親在江湖間縣僻無事何樂如之在康莊塵埃中常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美融暢則欲下筆時不塞吃也阻面故云此

又

辱書并惠崑山帑極副所乏銀魚脯亦佳荷遠意勤懇承侍奉萬福邑中既屏人事頗得學問想有日新之功恨未得面見所造詣爾自去年三月後多病不復能作詩舊詩數篇謾往巢有山川之勝楚漢間遺

事有可溫尋者乎有新作宜因以來賦題不必甚高
衆人所同用便足要於題中下少功夫爾頃有數篇
六韻詩為姪輩戲作欲奉寄適有少憤憤事未辦檢
錄後信可往作賦要讀左氏前漢精密其佳句善字
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

又

頓首廬陵之別忽復四年雖書問不通時得動靜仿
彿於南方親舊間耳人來伏奉教賜勤懇感慰無量
仕宦不遠鄉里定省之樂不廢親側又以文字為職
何慰如之往者行李道塗淹留不及永樂之事天於
公至仁厚矣想能夙夜文事以銷往者好武之崇以
為尊府君之壽學官既無吏責頗得一意於文更想
數有論著能遠寄以慰懶惰不進者幸甚幸甚某碌
碌中秘書幸得窺金櫃石室所藏但老嬾無復日新
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

又

承欲作初食苦菜詩還能落筆否大率作詩因時記
事不專為小物役思乃佳耳前日承往歲所作三詩
皆以食菜斐然而成欲手錄呈數日冗甚未了續當
送不伐處也欲封兩割俸券并作書送通判所封未
畢續附行軒也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某頓首累屈車馬款一至舍所問動靜常以休日有
 賓客慶吊事力不暇給非特相愛有以忘其不肖豈
 敢尔耶承朝夕遂出都臨風依依願道途善護行李
 至山中便有登臨之樂豈與奔走塵埃中者同味耶
 然鄙夫於此處興復不淺山中有新作不惜時見寄
 也前示兩軸皆高秀有江南山川之雲氣前攜至館
 中款示數同舍輒溷在群書間檢尋未了他日檢得
 謄下本當寄還也環中所要子瞻日日出東門及陶
 家佚老堂詩偶檢本不得亦當別寫寄三二日若未
 行尚可約慧林一面耶謹奉狀

又

頓首伏蒙賜教存問動懇審比來萬福如常實慰
 仰豈弟君子退處閑散每與知者共歎得所賜委喻
 累紙但增歎耳方朝廷每事循軌轍又知公者多不
 在人材之地故尚爾淹留造物者常因其材而薦焉
 如公夙夜靖共豈久廢者耶願進德不怠以綏百祿
 與王及之賢良

頓首前辱車馬屈臨匆匆未得參候重承書詞稱述
 如後進見先達之禮不肖自視歎然實不敢當但愧
 恐爾高文二篇蒙不以交淺傾囷賜之恩意甚厚爛
 然盈目未能得其味但欽伏爾繡川集計多有本輒
 乞取藏之春秋論策借留熟觀對客上荅不如禮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為諸父雪耻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患枝葉不茂也

與宜朱和叔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古人為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沈着痛快為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掣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與人

拜手奉手筆喜承起居輕安齋罷欲到城中借人馬來因為調老駒可也隕隊賈墜碩隊義皆同耳昔人自有憂官家養底橐佗夜間無睡處但是識量不同亦不必恠也非敢抗荅但據理論之耳

與六姨

前蒙手作嶺外十竹遠寄以來勢飛動即與坐客同觀之無不歛衽欽嘆當每竹記數句語標軸它時與申州士大夫共此奇觀也但恨未盡識此竹體性之所宜或能因暇筆示幸甚竹族類最多而神農本草

齊民要術戴安道竹譜皆不能盡其種相體性常欲
疏記恨所識未博耳所寄紙軸猶未暇落筆寒夜就
爐或可作即上寄至親間時有可快快者但願純以
慈悲喜捨視之則冤憎氣消心意安樂白頭受福以
庇孫曾古人言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六姨
聰明必能融解此意

與范宏父

再拜昨旌旆在城東以老親醫藥未間不得至館下
欲再遣騎承動靜而使節已行公私匆匆因循至今
天氣比來寒暄不節不審南土如何比惟按部所止
官吏効實鰥寡得告神之所聽起居百福尚阻參承
臨紙增情願為國自重以須召節謹奉狀

答佛印了元禪師

啓往來廬山雲居之下聞道譽籍甚而不得面惟是
言句多傳中朝士大夫聞望風懷想則勤耳忽辱示
書存問勤懃小人沉迷俗狀去道甚遠何以得此於
善知識也未緣參對願為甚忍世緣謹奉狀

與雲巖西堂和尚

雲巖西堂和尚即日伏惟少病少惱氣力安樂等觀
衆生慈悲引接得無疲勞蒙賜書重重告教止為此
事恐其前來悟處不實深見老婆心切萬里相對豈
可自謾若不恁麼終不去通箇消息念念不續徹底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三
惟空都無道理沒可把捉更雖創甚處三乘十二分
從上祖師一切所立法門盡是止啼錢無絲頭許可
掛唇舌都無所合故於普賢行願中百巧千拙且恁
麼過有病處願加鍼艾無緣親近憑此問信

荅廣公閣梨

頓首承示喻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但
且留舊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永明智覺禪師示衆語
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守倅銜已自有書道達佛法
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想必欣然
成就此緣也

與雲居教首座

伏奉禪師七月七日遺書承即以是日薪盡火滅魔
事熾然法幢挫折人天所共悲仰伏想山中異類悲
鳴草木變色凡諸外護仁賢誰不哀痛聞閣維有日
恨以世諦束縛不能往同法會今送香一合并燒香
頌去幸為告白匆匆萬不一陳

與余洪範

伏承教荅敬佩磨琢之益論聽言之道有之則吾改
之無之又何卹焉則洪範之論雖盡聖衆不可家說
而戶曉則又相傳以為長短此物理之不可免者也
則不肖論之盡矣於流俗與之則無不願盡不能得
一事止作許多閑健則又不肖之病矣誠不可鍼艾

者也自省以來浮流世俗之風波四十年莫不過如此也饑食渴飲困則歛卧如瞿星入手不落羅刹計中不肖亦不能學也

又 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八風與四威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歆斯此事當付之党彥進爾党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党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聞洗耳而已

答張益老

頃首少同里閑又接懿親科場中亦聞緒言而從食南壯缺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年忽奉來教存問勤懇慰此占思承游意塵埃之外得妙手於梓匠之斧斤又過辱推許以學古之意歆徧為諸琴品藻稱述誠願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此公之所聞也要須他日得一披拂乃下筆尔人回匆匆上狀

又

斲琴要須以張雷為準非得妙林不加斧斤故傳百世耳閑百世而不慚者固鈍而後利都下有杜瓜劉栗皆為名家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傳况此嘉器能得古人之風聲氣習者乎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三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正集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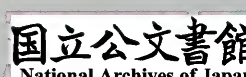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題跋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跋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富貴於虜庭
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兵寵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
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稱道沙
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
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為度責臣子之節不一
而足錄其脩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



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
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
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
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
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為戒
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
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
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晁
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

正月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巖下作桃花菴
素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今彥顧乃欲磬
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游者衆
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耶為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
尚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
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愷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己卯黃
庭堅書

雲附三
心悠然
歸來桃
花開復
愛仙蓬
壺雖眞
絕鷲鶴

語一飲
潭猿相
連時昇
翠微上
巖得恐
雲窓眠
對嶺人
共

壑一飲
潭猿相
連時昇
翠微上
巖得恐
雲窓眠
對嶺人
共

色飛羅
揮春煙
獨此林
下意杳
無

區中綠
永辭霜
臺客千
載方來
還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鍾聲見古人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爭驚於未流而不知歸故余數為叢林中書此偈荊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書而鏡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吳孫氏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為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翻譯人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曾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况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荊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脉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祕書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

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者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蓋白崖老人去客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札欽愛其道風高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僊民伯氏元明觀於淨因臻道人所黃庭堅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為我作寒計惠送騏驎玩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為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為人作崇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纒之温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則請聞命至於使民作鄒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強亦以其害善良奪長吏之柄耶將不問阜白姑以其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四 四
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之偷一切以
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口者為能使民作鄒魯耶
夫割者歲更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研公素困頓於衆言之風波既
白首矣必知藏器自愛彼節者有間安用研大觚以
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
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
處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
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廬舍

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

西鄰屠

牛之機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

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
之篇傳世款數百千字皆能書其所款言文章皆
雄竒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
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
款軒輊困頓之亦踈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

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
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
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
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采之往來田間安
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砭疽爾甚窮
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
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邁人中磊
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
意顧所畜鶴皆卵出凡鳥不可鞭策夢想芝田赤城

未得問塗耳余聞充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陶朱公猗
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略以三十
年觀之未知道淵充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充道卧白
雲享天爵已蒙道涸之力多矣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鄙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
以爲可况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北虜息其豺
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矣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甑於冢中
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
間黃冠遂以入石予常欲摹刻於黠道有李祥者聞
之欣然鑿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書灑竒古
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
君字聖祺黠道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酸鹹與世
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
水竒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
一耳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為者也

平齋之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甑無米炊時嘗
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飢寒
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
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
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
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
用其物宜炮炙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
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
有餘謀之熟矣會子登進士第遂不得為之子老在
戎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為咲因自
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為功以娛老為業欣然會予宿
心故為道所以盡心於和藥而刻意於救人之說誠
用余說不多取贏則濟人博不欺其劑則治疾良它

日陰功隱德當築高門以過子孫之車馬余在荊州訪族伯父晦甫侍御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貧賣藥皆合余說故書遺之

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

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苛癢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飢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題牧護歌後

鄉嘗問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聞賽神者夜歌乃云聽說濃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語乃知蘇僊嘉州人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論佛昉召章

學士大夫每於此處唯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快快也良由未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書問政先生誥後

故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新安聶師道宗徵少則事道士于方外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崇徵實輔佐之蓋爲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告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温徐温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李昇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鄉之五世祖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真爲安定屬部誓諸羗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入都尉上羗豪不復起蓋羗夷性貪吏清則以爲不可犯而使貪者臨之故蕃夷數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冒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石正集 卷之二十四 九
巴屬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慧權略落落可稱道者兩漢以來蓋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明人用全蜀之士略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筆研亦無足恠唐承晉宋之俗君臣相與論書以爲能事比前世爲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中州蔚爲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斗絕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也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

賈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中子弟耳目它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它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置大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爲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爲左藏庫副使東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爲陣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皆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為有據依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蓋普通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緝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復為輯之智興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

書贈宗室景道

余與宗室越宮有葭莩故曩時與宣州院公壽景珍嘗共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傍今則相見景道頎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温故之餘忠信孝友之說景道喜觀字畫乎則亦尋繹此文於行已保家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珍之心

書具無至筆

有具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

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
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居乃任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
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著臂
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
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
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陽不備遇知
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
六日門下後省食罷胷中幅幅須煮茶試晁以道所
作交煤吳君散卓遂竟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又祖喜用即奇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它人
所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棗心筆
合墨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即奇而捨侍其也筆無
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處耳
宣成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此此為有輪
扁斲輪之妙也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頓如
庖丁發斲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工輒有拙也
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
左右無倒毫破其鋒可告以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
也瑛有思致尚能進於今日也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陽元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
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為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為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醜池寺南退聽堂下

邪男女昏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夫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兩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黻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楊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嘗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

今斑斑能誦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
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舊終日爾清
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間輒使酒嫚罵以是俗子多
謗譏清老自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
京師不偶將復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
乞言余曰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夫真
處蓋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
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蟻磯

蟻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蝮蟻獺以隱處者也
今蟻磯有老蟻寺僧能得其嗜款客宿者輒為蟻所

書韋許扇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而勝躁深道
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損
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
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
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
聞茂深閉閣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
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
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窓墩筆研殊勝不爾
勝即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窗
與室余為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
密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襍讀書務博常不
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
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
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
後當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
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
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
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
哉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
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
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
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來歲不
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

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
 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
 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已盡
 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
 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
 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
 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
 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子掇則遠矣世
 論以爲國香矣乃日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
 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君得奇石九峯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
 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
 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亡日湖中石百恠並
 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緝青嵌孔貫穿擊之
 鏗鏗而視之欽釜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然疑於九
 十猶五老峯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
 見其支醬甑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爲
 蕭灑緣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
 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譎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日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自合者歎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

跋書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

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摠覽龍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歎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為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後見古本
作桃萊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

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詠弟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閣辭

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即琅耶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鱓魚水有盈縮與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為岫今季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憲中列遠岫已誤

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為長羸長羸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羸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麀鹿絕有刀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囊來切三足鼈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僧似鼈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牡牝牡之牡規模稱壯哉必壯字誤書爾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槁橋直直皆不成字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烏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寔聞所未聞人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為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文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回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為成都兩石笋池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

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公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世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世可以為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為州政優民和乃鑿故刻而

之書於子子告之以舍弟乘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
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言乘於
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
室而九夫篆固古人之書耳又安能發揮魯子之文
章耶柳侯曰魯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推鋒於
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
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為學古鉤深者謀不為單
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柳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柳
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為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

懷素學草書坐臥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完衣被乃得
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
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
與余婦家有連嘗悉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
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它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
尚為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
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

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
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唯
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須髮盡白今
對此許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義仲壯輿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
卿揚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爲歐陽子列傳余三讀
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輿之先君子道原明習史事撰
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富於春秋筆端已有史
氏風氣它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
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

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皆以繼世功在
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使壯輿能盡心
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
例著是去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
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轅道雖悠遠要必至
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少章携此登心堂紙問余
疾於城西余方病瘍意慮無聊爲寫此來戲效諸生
作數詩余爲兒時見進士劉韶用烏田紙寫賦嘗竊
笑以爲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韶今在豈免一笑耶

書招清公詩

草堂鄭交處士隱處也小塘芙蓉渠盛開使雞伏鴛鴦
卵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道遜
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飯養千百閑漢
為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俗云萬事
隨緣是安樂清法公云如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
欽舟中晴暖閑弄筆墨為太和釋智興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鴻三聲淚霑裳但以
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
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
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
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
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
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
煩繩削而自合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
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審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
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
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
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

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書林和靜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不辭而不知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譎笑之聲宵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免比律呂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且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嘗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以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秦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



戎州寓舍退廳堂書江西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
前日洪龜父携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
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
數過為之喜而不寐小舟邀兀又箱篋中尋紙不得
輒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
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

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不車軸折可為
賈涕令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
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
奉輿斃於阜樞駕蹇十百為群未嘗求國醫也聞之
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期
壽百歲然必不躡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
之事雖若糜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
指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
略小初口便為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

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跋所寫荅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八詩與

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有不如已者治經行已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荅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故漫錄往或詣潘洪諸友讀之往時曾寫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荅詩贈德延不審常見之否或不曾見續當錄云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題跋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杭荆江略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樹勉之乃肯行揜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

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政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噐訟異於它邦病在慈仁大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唯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鳴梟且為鳳凰報者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評李德叟詩 秉彛

孫莘老嘗以德叟詩一軸示予曰子試為我評之予對曰再過普惠七言石人道中表字韻國朝以來能者不過一二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橫空蟠硬語妥帖力排鼻唯此詩足以當此語昔嘗見其汲汲浚源今又見其金玉井餘矣莘老大以為然

書倦軒詩後 洪玉父軒名

潘邠老密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也予因邠老

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已學問此其淵源深
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
師川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滿
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如觀席皮知其嘯於林而
百獸伏也夫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子猶能閱世二
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絕塵萬里矣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湓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
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修年
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
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

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闈中意不應是鐵人
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為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
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
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
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
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羣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冗但恐讀書少耳如梓州生陳二昂之文章趙繼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余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題李太白白頭吟後

此篇皆太白作而不同如此編詩者不能決也予以為二篇皆太白作無疑蓋醉時落筆成篇人輒持去他日士大夫求其藁不能盡憶前篇則又隨手書成後篇耳杜子美巢父掉頭不肯住一篇九數句參錯不齊蓋亦此類蓋可俱列不當去取也意德修好文而多致書故書遺之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懷涇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為報大陽十載之恩又似孤貧新豐老人耳文會土座乞書此篇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興復不淺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敬侍讀

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蚬蛆甘蒂鴉鴉嗜鼠端不虛語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為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遺意於萬物之表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

清尚故書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干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計秀老必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為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可罵又似灌夫蓋寬

饒以是忿愠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
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為輕重去而與祝髮者
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助鼃爾與俗子為伍
方自此始清老蓋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
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
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
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句附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

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于家集畧計雄文妙

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

此潘陸不足秀也大榮大厚能生成人二物不並以

到母飢寒著身世得伸懷吟哀號酸入俗輒胃奇陳淮國晚嶺吳渠春津逸故辛堆火在丑刮鑿遊屯駕風鞭霆

以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

出子由作賦紆餘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

潛晁無咎陳無已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

也

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亶亶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驩
喜子與晁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
所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暢
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
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
祖會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
觀吏部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昔聞蜀人有魯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

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
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矣昔方士袁天綱見閬州
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然予在中朝
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
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
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
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
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
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
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為族姓其散漫於兩
蜀者皆以閬中為祖今試問鮮氏所自出皆不能自

言或云出於鮮于後去于而為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鄙文不足傳

世既多傳者因欲取所作詩文為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為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雜草蒐彌去半而別為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題校書圖後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負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一琴二懶几三楮熈一酒榼果榼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御太其一其一欲逃酒為一同舍稅留之且使侍者著鞞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

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二抱膝坐酒旁其一
右手執卷左手據楮顧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
半卷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
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
元壽所藏初得之滎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
下荊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
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爲書其大槩
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庶者必
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

題渡水羅漢畫

右摹寫唐人畫行脚僧渡水已渡而休與泛濟而未
及濟者涉深水者老憊極少者扶持幾欲不濟者有
臨流未涉者有見險在前依石坐卧者頗極其情狀
明窻淨几散髮解衣而縱觀之亦是幻法中無真假
往在都時馮當世有此畫本是古人勅榮縑素也題
云王右丞畫渡水羅漢余爲題云阿羅漢皆具神通
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王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
有王右丞耶當世不悅爲余題破渠好畫余曰顧畫
何如豈因譽而完因毀而破也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

川草木毛羽衣盃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
有悞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
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
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興衰亦有
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張建溪茶常不落第二
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棊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
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題七才子畫

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
態余以為趙子雲之笛齋摹寫物像漸密而放浪閑
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必丘壑耶
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骨次有之但筆間那可
得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
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
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趙公佑畫

黟川呂太淵藏此畫以為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
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辦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
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
其巧拙功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

哉

題摹鎖諫圖

陳元達千載人也惜乎勦業作畫者胸中無千載韻耳吾友馬中玉云鎖諫圖規摹病俗人物非不足以余考之中玉英鑒也使元達作此背鼻豈能死諫不悔哉然畫筆亦入能品不易得也

題摹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之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

得人入神會耳

題明皇真妃圖

此圖是名畫言少時摹取關中舊畫人物相配合作之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無韻此畫之沈痾也

題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髣髴

題洪駒父家江千秋老圖

此軸不必問書手之工拙開之廓然見漁父家風使人已在塵埃之外矣固知金華俞秀老一篇政在阿

堵中因書其左

書文湖州山水後

共君惠示文湖州晚霽橫卷觀之歎息彌日蕭洒大似王摩詰而工夫不減關同東坡先生稱與可下筆能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豈東坡亦未嘗見耶此畫初入手心歆留玩數月乃歸之會予遠竄宜州亟遣光山之僕自此往來余夢寐中耳

跋東坡論畫

子瞻論畫語甚妙比聞一僧藏蘇翰林十數帖因病目盡爲綠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故以予家兩古印款紙斷處

陸平原之圖形於影未盡捧心之妍察火於灰不覩燎原之實故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論與東坡照壁語託論不同而實契也又曰情見於物雖近猶踈神藏於形雖遠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可測此論則如語密而意踈不如東坡得之濠上也雖然筆墨之妙至於心手不能相爲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則意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西川觀競渡處耳予嘗見吳生佛入涅槃畫波旬皆作舞而大波旬醞藉徐行喜氣滿於眉宇之間此亦得之筆墨之外或有益於程氏故并書之

跋東坡畫石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是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工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子推也辟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

為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脣乾嗑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黃庭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因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謂者邪

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眼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

山谷正集 卷之五
德水道遥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與漫浪圖

予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以博為美而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不得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翁

題李伯時憩寐圖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題李伯時畫天女

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

題李漢舉墨竹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斲試以此示無咎

題文湖州竹上鸚鵡

建中靖國元年發篋暴書畫乃見文湖州之妻姪黃
斌老所惠與可竹上鸚鵡此所謂功刮造化窟者也
文湖州竹上鸚鵡曲折有思觀者能言之許渠具一
隻眼

題崔白畫風竹上鸚鵡

風枝調調鸚鵡翛翛遷枝未安何有於葉崔生丹墨
盜造物機後有識者恨不同時

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蚤世蠢蠢尚謂短人

跋畫山水圖

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慙
然之得道者以為逃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者而
喜矣既自以心為形後奚惆悵而獨悲會當摩挲雙
井巖間苔石告以此意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神堯第三女平陽柴氏主也傾家貲招南山亡命畫
策授奴客降知名賊四輩勒兵七萬與秦王會渭水
上開幕府可謂天下健婦吾觀伯時妙墨想見清渭
照其軍容神堯父子皆為動色時也

跋仁上座橘洲圖

會稽仁上座作橘洲圖余方自塵埃中來觀此已有

餘清然古人作畫若不作小李將真山真水草不
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荆浩關同李成木石瘦
硬煙雲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為畢其能事

題蕭規龍

此豈曹不興池上所見真龍者耶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寶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優
於崇至崇得意於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題燕文貴山水

圖本出於李成超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
亦自難得

題陳自然畫

水欲遠鳧鴨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
觀李營丘六幅驟雨圍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宗
師戲作秋水寒翁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
鬣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業驚濤險
壯使王鮪赤鯀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現怪雄傑乘
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
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書士星畫

國初有賣藥叟高益涿州人因緣燕衛事太宗作復
山圖極工遂待詔翰林中畫相國寺行廊及崇夏寺
殿壁是名大高待詔後有蜀人高文進以蜀俘至闕
亦待詔翰林中時新作相國寺命文進做高益舊本
畫四廊佛變化相大率都下佛宮道館多又進筆號
為兼備書侯采墨是名小高待詔今為翰林畫工之
宗此畫多蜀人筆法亦傳是小高所作落筆高妙名
不虛得也

題畫醉僧圖

有狂僧無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即
曰惟靈主在問口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

想汝真行生九
故土之中無酒得

斷得故何

題宗室大年六年畫

調麝煤作花果殊難工末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
畫太多是其小疵

持宗室或以隸篆知名今年兄弟精於小筆畫
畫似諸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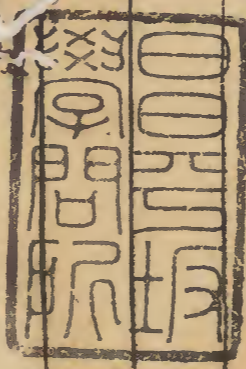
大年學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
覺筆意柔嫩蓋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
倍於此若更屏聲色裘馬使胃中有數百卷書便當
不愧文與可笑

大年兒戲所謂書窻浣壁不能為者也今其得意與小李將軍爭衡耶

荒遠閑暇亦有自得意處比之古人但少豪壯及餘味爾

大年往時畜善舞錢娃於其家而不沈於盃盎管絃虛弄翰墨亦是不為富貴所埋沒者耶

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遣翰林工訖其草石不敢畫虎憂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我易



東文節山谷七十八集卷第二十一

